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彭公案 第二六九回 石鑄率眾探賊巢 清風逃走遇俠義

話說石鑄等一見賊人鳴鑼聚眾，眾英雄便各拉兵刃，由房上躡下去，四面往上一圍。飛雲、清風並不交手，連二鬼俱皆踹後窗戶進去。孔壽、趙勇、武國興、紀逢春、李環、李佩這六個人，隨後往下追去了。單說石鑄等見尹家川有四五百嘍兵往上圍來，花槍太保劉得勇、花刀太保劉得猛二人便擋住東南；飛叉太保趙文升、飛刀太保段文龍擋住西北。石鑄一抖桿棒，就把巡海鬼尹路通摔了一個筋斗。神槍太保跟一枝花交手，三五個照面，一槍把尹慶刺死了。尹路通看見兒子被人刺死，未免眼紅，自己把刀一擺，惡狠狠地就與石鑄動手，恨不能一刀把眾差官殺了，給他兒子報仇。無奈石鑄的桿棒純熟，又把他摔了幾個筋斗，只摔得頭暈眼花，被曾天壽一刀將人頭削去。這也是他一輩子沒作好事，遭其惡報。眾嘍兵見老寨主、小寨主俱都被殺，一個個嚇得膽戰心驚，齊聲喊嚷：「了不得啦！老寨主死了，快逃命吧。」曾天壽一聲喊嚷，說：「你等如是安善的良民，快把兵刃摔下，饒你等不死，各投生路。如不摔兵刃，立叫你等死無葬身之地。」一句話未說完，各嘍兵摔了兵刃，跪成一片，口稱：「眾位老爺饒命。」石鑄說：「你等有親的投親，有友的投友，

我給你盤纏。沒親沒友的，也只管說明，我打發你們地方去。」

大眾說：「我等全願意去。」石鑄帶著眾人一搜查，尚有十數萬銀兩，尹路通的家眷都已自盡。石鑄將銀子拿出來，每個嘍兵給銀四十兩，諸事辦理完了，這才燒了山寨。再一看，卻不見了武杰、紀逢春、孔壽、趙勇、李環、李佩這六個人。石鑄說：「他們追趕飛雲、清風去了，我們也趕緊往下去追吧！這六個人可不是清風的對手。」眾人立即往下追去。

且說武杰、紀逢春六個人去追飛雲，追過青石溪，清風回頭一看，微微冷笑，說：「飛雲賢弟，我當是誰往下追來呢，這幾個無名的小輩，我們還跑什麼？依我之見，結果他們這幾個狗命就是了。」飛雲說：「也好，道兄須要小心，不可跟他們久戰，怕的是其餘的人追來。」清風說：「不要緊，即便有黨羽前來，我這口寶刀也不怕他們。這石鑄真怪，先前我破了他的桿棒，幾乎就要了他的性命，自從連環寨動手，不知他受了什麼高人的傳授，比我的能為更強了，我竟不是他的對手。」飛雲說：「急不如快，能殺就殺，不能殺還是快走。」清風說：「對付這幾個小輩，不費什麼事。」

武杰等六個人正往前追，只見老道手持寶刀回來。武杰說：「唔呀，這老道比你我能為更強！他看石大爺沒跟下來，便要回來動手，只怕你我敵不了他，我得想個主意。紀逢春，你去動手，可要留神，我拿鏢打他。」紀逢春這傻小子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奔過去說：「好賊道，我來拿你。」一擺手中錘，插嘴、掃腿、掏心、貫耳，他這一套錘，要沒經過的，還真不知道他的招數。老道用寶刀遮隔架攔得手，一腿把紀逢春踢了一溜滾。

他剛要趕過去，被武杰抖手一鏢，正打在肩頭上，焉想到卻如同沒打一樣，原來是有金鐘罩護身。這個工夫，紀逢春已經爬起來了。武杰照老道就是一刀，老道用寶刀往上一迎，武杰趕

緊把刀撤回來，雖然沒傷著，終究害怕，知道自己的能為平常，敵不了老道。武杰剛要往回跑，就聽高坡有人喊嚷：「唔呀，徒弟不要亂嘈嘈的，待我來拿這個混帳王八羔子。」這又來了一個蠻子和尚。大眾睜眼一看，來者非別，正是千佛山真武頂的小方朔歐陽德。

原來，歐陽德自從化了康熙爺的緣，大鬧秘香居之後，萬歲爺便撥銀重修了真武頂。他師父紅蓮長老說：「你雖然化緣修廟，這件功勞很大，但你自己還應當做一件功德，把天下的名山勝境去朝一朝。」歐陽德答應，便出來雲遊天下，朝拜名山勝境，到處訪道學仙。今日偶然來到此處，見徒弟武杰正與老道動手，趕緊撲奔上前，說：「唔呀！徒弟不要害怕，待我來拿這個混帳王八羔子。你是哪裡來的賊道，敢在此發威，你可知小方朔歐陽德的厲害？」清風一聽，嚇得掉頭就跑。武杰過來給師父見禮，歐陽德這才問：「你們從哪裡來？」武杰就把上尹家川找八大太保，動手拿賊的事說了一遍。歐陽德說：「你們趕緊回去找他們，大家聚在一處再拿賊。」武杰答應，這才帶著眾人往回去尋找石鑄。

單說小方朔歐陽德背起蒲團，往下追趕飛雲、清風和焦家二鬼，恨不能肋生兩翅，好將他們拿住。小方朔歐陽德對這幾人是恨瘋了，只因飛雲在秘香居盜康熙老佛爺的珍珠手串，誣賴歐陽德，他幾乎遭了官司，今天務必將他等拿住，方泄胸中之恨。他往下一追，不知不覺，天色已晚，山路崎嶇，坎坷不平，又沒有住宿的村莊廟宇，賊人也追丟了，心中想：「我今天上哪裡去住？肚中饑餓，要吃點東西才好。」往前走著，見前面黑糊糊的，彷彿是個村莊，便想：「若是個村莊還好，要是樹林子，我今天只好在林內打座了。」一面往前走，一面在盤算，及至身臨切近，一看是一座村莊。進了南村口，來到十

字街。往東一拐，見路旁有一個廣梁大門，大概必是村中首戶的財主。心想：「到那裡可以化緣，今天就在此住下也不錯，出家人原本到處為家。」

他把蒲團一放，手敲木魚化緣。只見由門房出來一個管家，說：「和尚，你來得不湊巧，我們這裡叫金家莊，我家老員外最好行善，無奈現在有為難之事，你往別處化去吧！」歐陽德說：「唔呀，我出家人走得口渴舌燥，錯過了宿店，這裡又沒有古廟，上哪裡去化？施主方便吧！我化一頓素齋，今天借宿一夜就是了。」家人說：「我家員外爺有為難的事，無心行善。」

歐陽德說：「你家員外有為難的事，就對和尚說說，也可以逢凶化吉，遇難呈祥。」家人說：「既是如此，你在此少待。」家人回身進去，工夫不大，出來一位老員外，年有六旬，慈眉善目，說：「和尚，你到裡面來，我有話說。」便把歐陽德讓到了廳房，只見掛燈結綵，彷彿是做喜事的样子。歐陽德說：「老員外，有什麼難為的事？」那員外一說，歐陽德只氣得顏色更變。不知所因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